

我的婢嬸萧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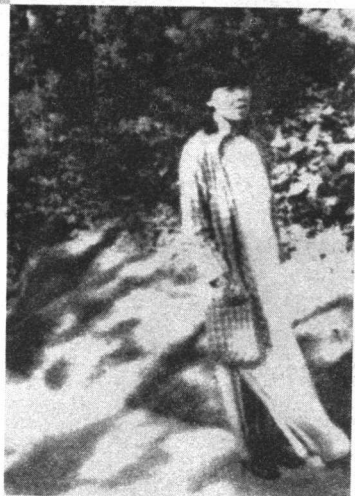
曹革成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我的婢傭蕭紅



曹革成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婶婶萧红/曹革成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5.1
ISBN 7-5387-1935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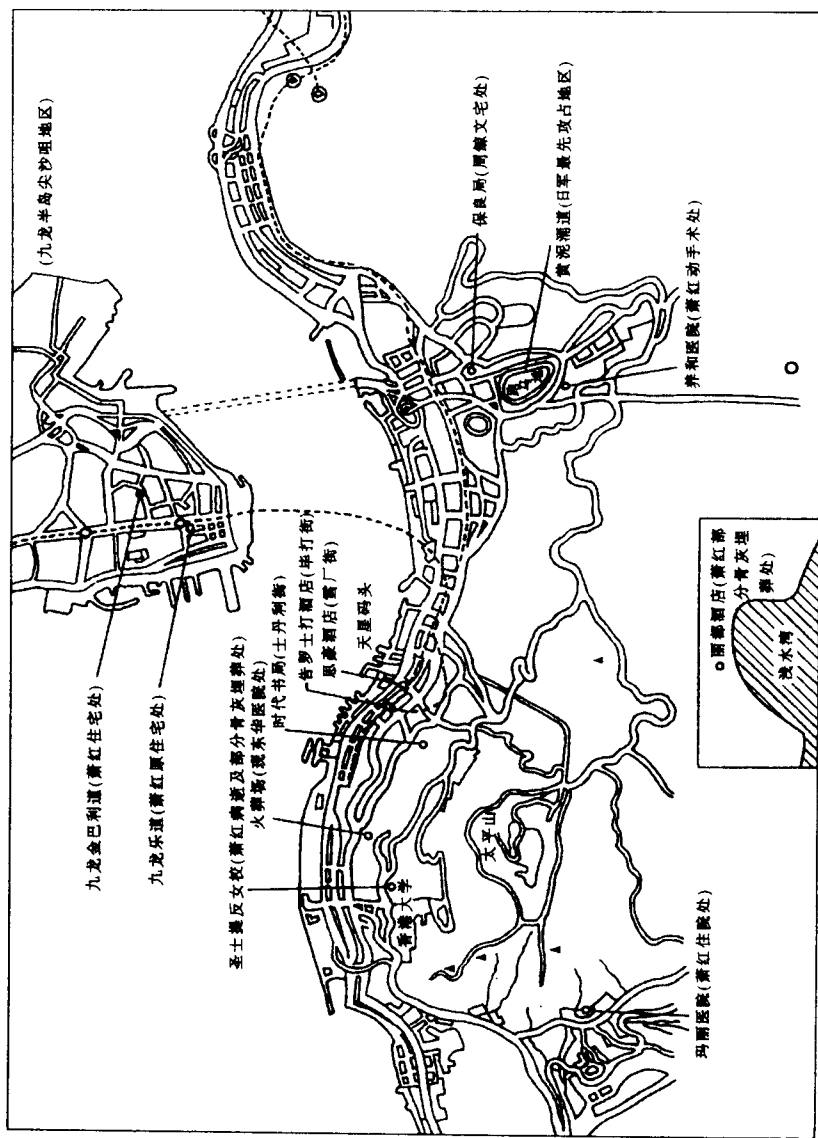
I. 我… II. 曹… III. 萧红 (1911~1942) - 生平事迹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7922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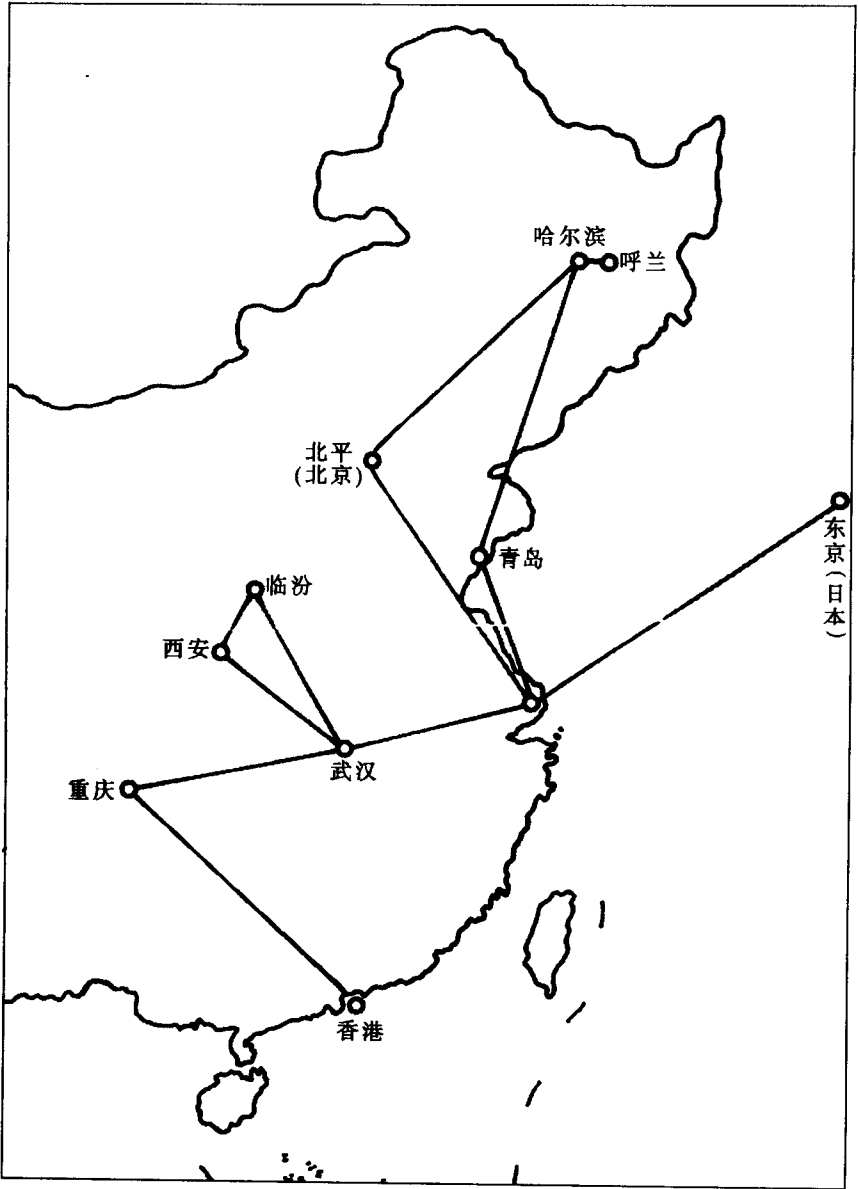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婶婶萧红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曹革成 |
| 责任编辑 | 文欢 |
| 出版发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地 址 |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5638648 发行科: 5677782 |
| E m a i l | benatg@mail.jl.cn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全国席殊书屋 |
| 封面设计 | 李越 |
| 封面书法 | 任三 |
| 印 刷 |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| 开 本 | 660×960 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180 千字 |
| 插 图 | 140 幅 |
| 印 张 | 16 |
| 版 次 |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7-5387-1935-0/I·1822 |
| 定 价 | 25.00 元 |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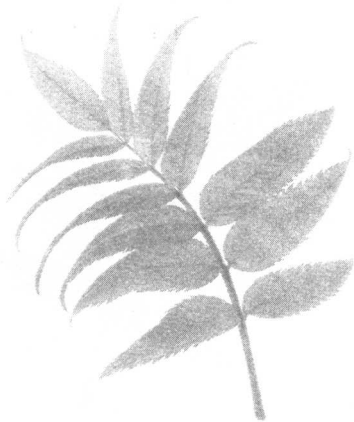
萧红在香港时期活动地点示意图



萧红生平踪路线示意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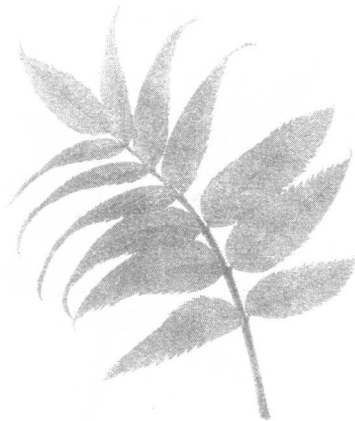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1 山东移民的后代...1
- 2 父亲是过继来的...2
- 3 后花园里的淘气女孩...4
 - 4 喊诗...8
 - 5 继母来后...11
 - 6 小学的记忆...13
- 7 升中学掀起风波...17
- 8 从德女子中学...21
- 9 校园内外...25
- 10 家,变得荒凉了...29
- 11 房客,下层社会的缩影...34
- 12 北京求学的曲折...38
- 13 软禁与收获...41
- 14 东兴顺旅馆的“春曲”...4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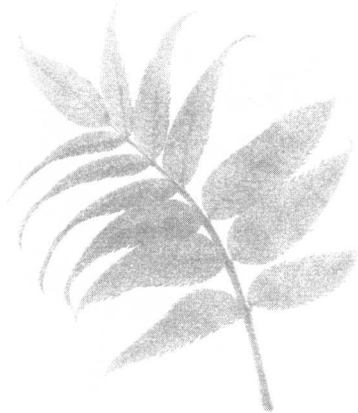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15 老裴指挥营救萧红...46
- 16 热恋的殇逝...49
- 17 走进哈尔滨文坛...55
- 18 桃色的苦恼...59
- 19 牵牛坊...62
- 20 别了,商市街...65
- 21 青岛,《生死场》的诞生地...69
- 22 在鲁迅夫妇身边...74
- 23 一九三六年,她在悄吟...79
- 24 “苦杯”倾倒失爱的苦水...83
- 25 海外悲悼...88
- 26 “什么能救了我?”...93
- 27 上海抗战...102
- 28 武汉的“七月”...105



目 录

- 29 临汾,心照不宣的分手...110
- 30 西安,文坛双璧的结合...114
- 31 大同饭店的婚礼...119
- 32 重又写出了小说...124
- 33 “我们必须抗战到底”...128
- 34 为《鲁迅》付出心血...131
- 35 复旦大学的院外生活...135
- 36 一九三九,第三个创作高潮...138
- 37 “秘密飞港”...144
- 38 港九留红影...147
- 39 纪念鲁迅...151
- 40 一九四〇,第四个创作高潮...154
- 41 困惑与喜悦...158
- 42 《呼兰河传》,传世之作诞生...163



目 录

- 43 续写《马伯乐》...170
- 44 皖南事变后的香港...175
- 45 与史沫特莱的交往...179
- 46 创办《时代文学》...183
- 47 玛丽医院...189
- 48 结识柳亚子...194
- 49 黑色的战火...198
- 50 灾难的手术...206
- 51 铁蹄下的诀别...210
- 52 葬仪,椎心泣血...213
- 53 怀念·迁墓...218
- 附录 我与萧红——端木蕻良...229
- 后记...24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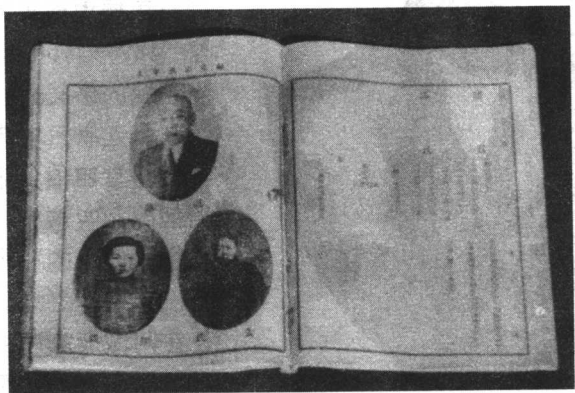
1 山东移民的后代

萧红本名张乃莹，祖上是从山东逃荒到东北的移民。祖籍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（今属山东省聊城地区莘县），先祖张岱于清代乾隆年间携妻章氏“担着担子逃荒到关东”，到萧红时已传了六代。

张岱夫妇来到关外，先后在今辽宁省的朝阳和凤凰城两地给旗人当雇工。后迁移到今吉林省榆树县，在青山集镇东半截河子屯报领一块别人开垦过的撂荒地，开始了有自己土地经营的岁月。

嘉庆年间，他支持儿子张明福、张明贵兄弟到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占荒移垦。阿城后来成为张氏家族主要的栖息地。同治六年（1862年），张岱携三子张明义也来到黑龙江省，在宾县占地开荒。肥沃的黑土地让张家很快地富庶起来。在大丰收的年景里，粮食多得处理不了，只好当草烧了肥田。

后来张家亦农亦商，一面把粮食远销到辽吉两省，一面开办烧锅做酒，开油坊，开杂货铺等。百年下来，张氏家族已在阿城、宾县、绥化、克山、巴彦、呼兰等地广置土地、房屋，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大地主。其中，阿城“福昌号”本是家族的烧锅（制酒坊），由于名声大，成为家族主要居住地的屯子名了。



《东昌张氏家谱》出版于1935年（连喜摄影）



2 父亲是过继来的

张氏家族传到萧红祖父张维祯（1844-1929年），已是在东北生存的第四代。张维祯为人“温厚”，在少年萧红眼中是个慈祥的人。他幼读诗书十余年，因家业发达缺人手，他辍学“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务”。“辅助”二字说明他不擅长经商农耕，又因生性懦弱，加上当时没有儿子，因此兄弟分家时，他只分到了呼兰县城的一处住房和一块菜地及油坊，由此从阿城福昌号迁到呼兰。

张维祯的妻子范氏（1845-1917年），比丈夫大几岁，符合当时“女大三，抱金砖”的传统观念。范氏的性格与丈夫相反，能说能干，爱逛街喜热闹，指挥丈夫给她打扫卫生，俨然成了一家之主。

张维祯夫妇的心病是膝下无子，三个女儿出嫁后，成了“无后”之家。按那时封建家族的规矩，他们可以在家族中过继一个男孩。张家大排行中老五的张维岳，先后娶妻两房，生养七个儿子。张维祯选中堂弟病逝前妻的第三子张廷举（1898-1960年），他就是后来萧红的生父。

张廷举三岁丧母，十二岁过继给堂四伯父张维祯。继父给他改字叫选三，是指在堂弟张维岳前妻的三个儿子中选老三为继子之意。当时张廷举正在阿城老家读书，随继父到呼兰后，按他意愿，被送到当



萧红生父张廷举





时省城齐齐哈尔（当时叫卜奎）继续深造。在省立高等小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后，又考进省立优级师范学堂，毕业时授“师范科举人，中书科中书衔”。二十一岁的他到汤原县农业学堂任教员，兼实业局劝业员，从此开始了他多年的教育生涯。

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由范氏做主，给张廷举选择了“幼从父学，粗通文字”的姜玉兰（1885—1919年）为妻。其父姜文选是“硕学文选公”，民国初年曾当过省议员，是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。他有四女一男，皆随父读过诗书，家境又好，求婚人很多。姜文选尤其看重大女儿姜玉兰，因此二女儿姜玉环出嫁了，姜文选还未给大女儿选中他满意的对象。张姜两家联姻，双方都极满意，在第二年8月，在一场暴雨的“吉日”中，举办了婚礼。



萧红生母姜玉兰



3 后花园里的淘气女孩

婚后三年，1911年6月1日（阴历五月初五），二十六岁的姜玉兰头胎生下一个女孩，她就是后来的女作家萧红。祖母范氏日夜盼着抱上长孙，祖父张维祯却视孙女为掌上明珠，取乳名荣华，表示下回生个孙子要叫富贵，“一凤一龙，荣华富贵”。萧红后来告诉她丈夫端木蕻良，自己出生那天是端午节，家里认为不吉利，所以改在五月初六过生日。

据萧红小姨梁静芝（她比萧红小三岁）晚年也回忆到：“在当时呼兰的老人们中有传说，男莫占三、六、九，女莫占二、五、八，说是女孩五月初五出生，很不吉利，所以萧红家人就说她是五月初六出生的。”

萧红三岁时，祖父的愿望实现了，姜玉兰生了一个男孩，取乳名叫富贵。谁料这孩子命舛，仅过一岁便夭折了。萧红五岁时，又得到一个弟弟，小名连贵，他就是后来的张秀珂（1916—1956年）。母亲把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，萧红反从祖父那里得到了隔辈的至爱，这爱，是她一生不能忘怀的；对它，她“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”。

在萧红的眼里，祖父“是长得很高的人，身体很健康，手里喜欢拿着手杖，嘴里则不住抽着旱烟管”。祖父的眼睛总是笑盈盈的，他的笑，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。

祖父在家里惟一的工作，就是擦拭祖母地椽上的一套锡器。这惟一的活计换来的却是范氏的恶骂，骂他懒，骂他擦不干净，骂他是一个“死脑瓜骨”。

幸好，小萧红三岁了，会走会跑了。母亲怀抱上富贵，顾不上她，她成了祖父的玩伴。后花园成了小孙女和老爷子自由自在的天地。

二十多年以后，萧红用那只带着灵性的笔，向我们描绘了她儿时那个五彩缤纷的后花园：

我家有一个大花园，这花园里蜂子、蝴蝶、蜻蜓、蚂蚱，样样都有。蝴蝶有白蝴蝶、黄蝴蝶。这种蝴蝶极少，不太好看。好看的是大红



蝴蝶，满身带着金粉。

蜻蜓是金的，蚂蚱是绿的。蜂子则嗡嗡地飞着，满身绒毛，落到一朵花上，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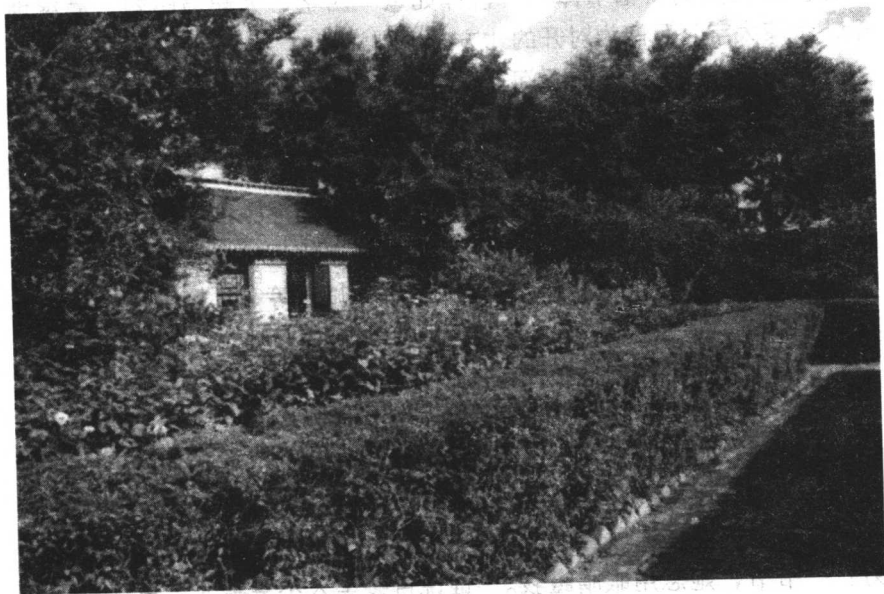
花园里边明晃晃的，红的红，绿的绿，新鲜漂亮。

祖父一整天都在后花园里，萧红也跟着他在那里玩。“一到了后园里，立刻就是另一个世界了。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，而是宽广的，人和天地在一起，天地是多么大，多么远，用手摸不到天空。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，一眼看上去，是看不完的，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”。

萧红在后花园里，立刻是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，一只任性跑跃的小鹿。她淘气，好顽皮，扯着嗓子大喊大叫：“爷爷，樱桃树为什么不结樱桃？”

她淘气，顽皮。祖父浇菜，她忙抢过来浇。奇怪的是不往菜上浇，而是端起水瓢，使尽力气，把水往天上扬，又大喊着：“下雨了，下雨了。”

她淘气，顽皮。五六月里，后花园一棵玫瑰开出了酱油碟那么大的花朵。不顾蜂子的威胁和刺会扎手，她小心摘下一堆，躲在拔草的祖父



萧红故居后花园 (连喜摄影)



背后，往祖父草帽里插了红通通的几十朵。祖父“正经”地说：“今年春雨水大，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。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。”

萧红高兴地笑了，笑得全身都抖了起来：“爷爷真傻，我在他帽上插花，他竟然不觉，爷爷真傻啊！”她越发地高兴起来。

祖父竟把那一头的红通通的玫瑰戴进了屋，范氏见了，张口就笑，连话也说不出来。父母也逗乐了，萧红更得意了，她笑疼了肚皮，在炕上打着滚。

祖父把帽子放下，也哈哈笑了十几分钟停不住。过一会儿，祖父似乎忘了花和草帽的事，萧红在一旁提醒：“爷爷……今年雨水大啊……”一经提醒，祖父的笑就又来了，萧红也趁势在炕上打滚，爷俩好快活啊。

“就这样一天一天的，祖父、后园、我，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。”萧红后来回忆到。

张家大院坐落在呼兰县城南关的长寿胡同。这座院落建造于清朝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正值张廷举与姜玉兰结婚的前夕。两人完婚时，院落尚未完工。这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北方中等绅士的住宅：五间一排正房为檩五脊，青砖青瓦土木结构，有软山、明柅、明柱。五间正房的正中一间是厨房，有前后门进出。前门有两扇对开格式苏州门，已是北方风格。上柅头刻有楷书体的“吉祥如意”四字，为起鼓阳刻。墨绿地子，金漆大字。后门为对开的北方式木制门。

萧红的祖父母住西屋两间，她父母住东屋两间。姜玉兰的屋里，只有描金柜、帽筒、花瓶这类一般人家都备的家什，萧红认为“没有什么好看的”。

范氏屋里，就不得了啦，在小萧红眼里就与后来的博物馆一样，物品新奇多样，深深印入她的脑中，直到永久。她记得祖母屋子外间有大躺箱、地长桌、太师椅、朱砂瓶、大坐钟、帽筒等等。帽筒里插着孔雀翎。萧红喜欢它，想用手去摸一摸那翎上的“金眼睛”。可惜这个愿望当时不曾实现，因为祖母范氏有洁癖从来不曾允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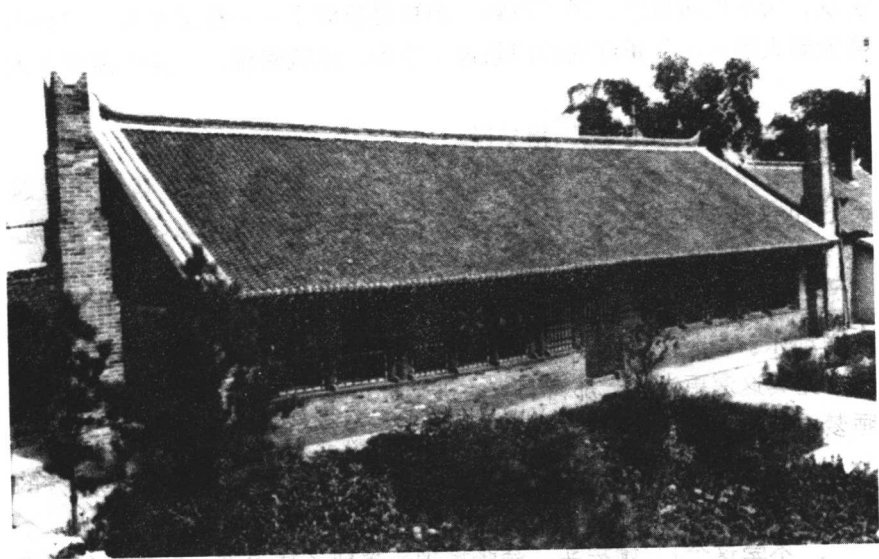
大躺箱上雕着古装小人，萧红数一遍，又数一遍，二十三个人物形态烂熟心中。她想贴近看一看这幅后来知道的“饮宴图”，可是祖母不让：“可不许用手摸，你的手脏。”

躺箱上那口坐钟画着古装美人。她好像活了似的，却对萧红并不友好：“爷爷，她总用眼睛瞪我。”谁说古装美人不会瞪人，萧红看出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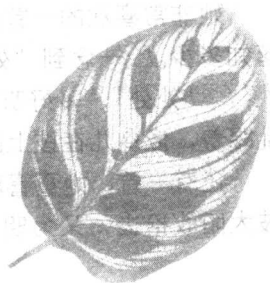
的眼珠会转。

里屋的挂钟更奇了，钟下的铁链子垂着两穗铁状苞米。这还不算，钟里有个小洋人，祖父叫它“毛子人”。钟摆一分钟响一下。钟摆一响，那小洋人的蓝眼珠就转一下。萧红忘情地呆看着，半天半天的不动地方，全忘了后花园里的无限生机。

萧红五岁那年的夏天，她正在后花园玩耍，祖母病逝了。当亲友们来奔丧，哭哭闹闹，她觉得好玩，特别地高兴起来。她喜欢热闹，尤其来了四五个半大小子。有了玩伴，上树爬墙，连房顶也要上去的，她成了“假小子”。此时后花园虽大，已经装不下萧红了。她随着那些堂兄表弟们溜出张家大院，闯荡了一次呼兰小镇，直到那条流缓如银的呼兰河边……



修复后的萧红故居（连喜摄影）



4 喊 诗

祖母病世后，萧红闹着要跟祖父去睡。这回，那金翎眼、古装美人、西洋毛子人、行晏古雕人，随她摸，随她看，再不会有“手脏”的斥责。那白白的窗纸再去捅破，也不会遭到针的灸刺了。不过时光已转，五六岁的萧红已经兴趣转移，缠着祖父教她念诗。

她喜欢念诗。她喜欢的不是诗的内容，而是觉得念起来好听。她还发现，诗不但可以念，还可以喊，她更是喜欢了——祖父念到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……”萧红的嗓门超过了爷爷，她喊着说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……”

“房盖被你抬走了。”祖父说。

萧红咯咯咯地笑了。她开始压低嗓门念，念着念着，嗓门越放越大，如开足了音响的收音机，五间房里都震荡着她稚嫩嘹亮的音调。“没你这么念诗的，你这不叫念诗，你这叫乱叫。”祖父作出嗔怒状。

“呀，不让我叫，我还念它干什么？”——萧红心里说，抿着小嘴偷偷地乐。爷俩就这样，晨起念诗，夜卧念诗，半夜醒了也要念上几句。尤其这深更半夜，那诗句也会被扯着嗓子喊出来。对房的母亲从睡梦中惊醒，恼怒地吼了起来：“再喊，就要过来打了！”萧红却高兴了。反正除了爷爷，还有别人听到了她的喊诗，尽管为此挨了对方的骂，那又有什么呢？

“不学这个！”她摇头，夸张地把头摇成了拨浪鼓。每当祖父教她一首新诗，刚念第一句，甚至刚起头，她觉着不好听，就这样说。

她非常喜欢的一首是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一念到“处处”两个字，她就兴奋起来：“真好听，‘处处’，‘处处’，多好听啊，‘处处’。”哈哈，她高兴了，小脚前后乱踢着，像鸟儿在枝上跳跃。

还有一首，她更喜欢了：“重重叠叠上楼台，几度呼童扫不开。刚被太阳收拾去，又为明月送将来。”什么几度呼童扫不开？萧红根本不

